

接生 奇幻夜譚之⑤

張宇著



精美叢刊 K 40

接生 奇幻夜譚之⑤

張宇著



一個美艷少婦，將死去丈夫燒成灰燼……然後發生了……
影藝界在開拍新片前，會焚香祭鬼神，是怕……
可憐的傢伙，居然被幽靈指認為殺人兇手而窮追不捨……
重男輕女的悲劇下，女嬰常被殺戮，她們又如何輪迴？

精美叢刊

K
40

奇幻
夜譚
之
⑤

接



生

張
宇
著



精美出版社



接 生

張宇著

定價80元

精美出版社／出版／發行

GIN-MAY PUBLISHED COMPANY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總經銷

社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

電話：(02)7135272·(02)7135273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2152號

本社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
印刷者：傑泰印刷廠

廠 址：台北市萬大路322巷20號

中華民國74年9月1日初版

本書擁有著作權、版權、譯作權不可翻印

本社書籍系列名稱及商標圖樣均向中央標

準局註冊，不可仿用。註冊號碼261922號
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向本社郵購請用帳號0017944-1號(希代書版)

作者簡介

張宇，原名周恒，是漫畫家董培新的夫人。

她常自嘲「書少讀」，却曾任編輯十多年，其間在電視台當過資料搜集之職達兩年之久，對人性的虛偽、人面的醜惡，更形了解、更形噁心，但亦更豐富了她寫作的題材。

張宇撰寫靈異小說已有十多年，深受東南亞及香港讀者的擁戴；她喜歡寫詭異的故事，因為這類小說不受時空和人物的限制，思想可以放縱奔馳、靈感可以任意飛翔，其中所得的樂趣與滿足，非筆墨足以形容。

張宇除寫迷離小說外，並為港台電視劇撰寫劇本。

自序

張宇

我極害怕聽那些不可思議的故事，但從小時候開始，祖母及其他長輩時會告訴我一些發生在湮遠時代的鄉野傳說，過後總令我害怕很久，連晚上也睡不着。

也不知是什麼原因，一直以來就有很多人告訴我種種不可思議的遭遇，每次聽完我仍然害怕很久。

大概聽得太多、驚怕太多，我想我心理不平衡，於是就把這些故事寫出來，希望有更多人陪我一起害怕！



目錄

兩處茫茫

7

陰陽無界

63

冤
101

接生
183



兩處茫茫

兩處茫茫

凌晨四點，庵堂正殿，尼姑們已在做早課。祈大年、祈二喜兩兄弟鬼祟地閃入庵堂，到達門前，但覺陰風惡臭不絕。踏足進去，駭聞一聲「呸呀」，堂內陰森之餘兼且死寂無聲，偏偏卻傳來陣陣呼吸聲，二人更感身處非陽間之地……

一

庵堂正殿，氣氛莊嚴肅穆，身穿黑色緇衣的尼姑們，正在做她們的晨操，梵音低誦，在空蕩的大殿迴响着。

出家人的晨課，半夜四點左右便開始了，天根本還未亮！除了正殿，庵堂到處無人。

祈大年與弟弟二喜，這時正鬼鬼祟祟地閃入了庵堂一角的迴廊。

黑暗裏，迴廊盡頭有道門。

兄弟倆相視一眼，沒有開口，已經連心，蹣手蹣腳的就往迴廊盡處摸索過去。

終於來到那道門前，祈二喜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哆嗦，明明門是掩上的，但覺一陣冷風，自門裏鑽出來。

祈大年的感覺，亦不比弟弟好，明明仍站在清風明月冷露中，不知怎麼回事？來到這門前，就覺一種難以形容，似腐屍般的惡臭，撲鼻而來。

要非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」，也要尋個究竟，這一刻，他們同時都想打退堂鼓，返家去了。

「一定是這兒！」忍受着脊骨冒起的寒意，祈大年以很低的聲音對弟弟說。

「應該是吧？全庵都找遍了，」二喜應着，但眼中流露着一股怯意，向兄長詢問：「真的進去？」

「不進去可以嗎？」祈大年瞪了他一眼。

仍是深秋，天氣本來就很冷，加上心頭那股寒意，祈大年覺得自己的手震顫而

僵硬，他勉強伸出來，就去推那道門。

門上沾着露水，很冷，手觸的感覺，如觸在發濕卻僵硬的屍身上一樣，恐懼又增加了一重。

「咿呀——」一聲，似夜鬼哀嚎，門竟應手而開了。

二喜全身毛孔，因那門聲而起了疙瘩，閉着眼，雙腳發抖，嘴裏禁不住唸着「阿彌陀佛」。

「進來呀！」祈大年何嘗不緊張，但責任重大，不得不扯着二喜的衣袖。

兄弟倆一起跨進門檻！

屋子裏很暗，一燈如豆——懸在屋樑上的長明燈，因為門開帶進的風，那點火光，變得閃爍不定！

迴廊外已經夠冷，但入到屋裏，更是陰森，那是一股來自泥底裏似的陰冷，祈氏兄弟都在熬骨！

正殿那邊的梵音，在進到這屋裏來時，已經不聞，屋裏死寂如地府，陰冥界內，原不該有呼吸聲，但祈氏兄弟這刻卻聽到急速的呼吸聲。

「爲什麼有人透氣……」二喜瑟縮在大年身邊，顫着聲問。

「是你自己在透氣！」

大年瞪了弟弟一眼，就開始環視屋內，除了地上有三個蒲團，屋內再無任何擺設。與門對正的那幅牆壁，大大小小、高高矮矮的陳列着無數靈牌，在樑上的長明燈搖盪不定，漆黑、殘舊得發黃的靈牌，時暗時亮，都似有了生命！

「快找……」打了個寒慄，祈大年向二喜說。

這種地方，尤其在深夜，誰願久留？

「姜門劉氏之長生位……顯考趙公字國興之靈座……楊家村楊公王柱之神座……鄭門三世祖顯考棠公之靈座……」

每一面靈牌上都寫上字，一塊靈牌是一個魂魄的歸附，祈氏兄弟抖着腳，在塵封的靈牌前細細地看着。

頂上的燈火照在他們的臉上，是一種幽幽的青色，似乎他們亦非陽間之人——

深夜，夜靜。

東廂房內，燈火明滅不定，是秋風吹進屋裏的緣故？

三張犁也算得上是方圓百里的唯一大鎮，如此夜深，鎮上早已在沉睡中，獨是這戶人家東廂房裏仍有燈！

不止有燈，房裏還有聲音傳出！

聲音不是人語，是一種似狼嗥又似夜梟的哀鳴，不很高亢，但難聽到極點，只要誰在夜裏聽到這樣的聲音，準會一生都忘不了。

屋裏沒有人？發生着什麼事？可是一隻山豬、野狗給獵戶們埋下的陷阱弄傷了，悄悄躲進屋裏來？

並非如此，屋內是有人的！

這時，那種根本不似人聲的哀嚎、呻吟，仍在若斷若續，屋內一個面目姣好、皮膚細滑、年約三十的婦人，正在燈下發着楞！

嚎叫來自床上，在蚊帳裏，躺着一個穿着白色衣褲、年約五十左右的男人。

聲音正是他發出來的！

如此寒夜，那男人卻是衣衫盡是汗濕，非但身上、臉上、額上，汗比白豆更大

，偏是面無人色，但見他雙手壓着胸口，像無限的劇痛都來自胸前一樣！

他的嘴張大，不斷呻吟，像是一口氣快喘不過來。

那個中年婦人，坐在床沿，望着那在痛苦中掙扎的男人，兩道柳眉緊蹙着，不發一語。

「……貞娘……妳快找大夫……快……我來不及……」那呻吟着的病人，歷盡艱辛的，才冒出話來。

那個貞娘，此時抓着腋下夾着的紗巾，替男人輕輕的印着汗水，聲音為難地：「道鵬，你就忍着點，不會有事的！」

「貞娘……找大夫……求妳……」那男人的眼睛像都要從眼窩內冒出來。

「你知道不可能，道鵬，我怎可以把大夫找到這兒來？你就忍着一點，一會兒就沒事了……」貞娘一邊說，一邊伸手就去揉捏着那男人心窩口之處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那男人的汗越來越多，他的喉嚨雖然張大，卻發不出聲音了。

貞娘太樂觀了，他並沒有過一會兒就沒事，顯然他的心痛，已是越來越厲害。

「道鵬，你……覺得怎樣了……」貞娘看到床上的人的面色已灰，心中開始着慌。

「……」除了痰涎淤塞在喉間的聲音，病人已經無法回答。

貞娘急得手足無措，她也明白，到了這個田地，唯一的方法，就只能把大夫找來。

可是，當她準備站起來之時，驀地，不知哪來一陣風，床邊的油燈給吹滅了。一屋黑暗。

「道鵬……道鵬……」黑暗中，貞娘失魂奪魄地叫！

她看不到床上的人的樣子，不過，屋裏忽然靜了，連痰涎的聲音也沒有，而她本來握着病人的手，但這時，卻感到病人的手指已經鬆軟。

外邊的風更緊！

「鵬……道鵬……你怎麼了？」貞娘抓住病人的手，拚命地搖着。

床上的人沒一點反應。

「不！不！你不會有事的，你不會……」貞娘的聲音顫抖：「快天亮了，天亮